

小河弯弯向东流

□潘新日

树叶落光的时候，小河的身影就像大地的一道闪电，定格在村外的田野里。

都说小河是大地的一道伤口，河水是它白色的血，但我却把它看成是村子的神经，用来感知四季变化的。风刮来的时候，河水泛起层层微波，一波跟着一波地向岸边跑，那是它的语言，在和流经的花草树木倾诉内心的情绪，亦或是把一路的见闻告知天下。

小河弯弯向东流，很多人看着它一天一天老去，很多人和它一样随河水流动，他们和河水一样都有自己的开始和终结。

当然，我喜欢它静静流淌的样子，更喜欢它永不停息的样子。

读村小的时候，没有桥，我们每天上学、放学都很赶。小河横在前面总是无法逾越，除了船，根本无法过去。摆渡的是邻村的二大爷，他每天起早贪黑一趟一趟地拉学生和来回赶集的人，整天忙得不可开交。

我最喜欢他夜晚的渔灯，一点红红

的光亮，被河水拉得细长，随小河流向远方。他是职业摆渡人，一天到晚都在船上，不摆渡的时候，他就在河里下网，捉些河里的野鱼、野虾到市场上去卖。

老辈人爱说，摆渡人是行善积德的职业，这辈子他帮了多少夜归人和半夜需要就医的人，虽然是船，却是连在每个人心里的桥，二大爷就是敦厚的桥墩。

那时候通航，都是漆着老漆的木船，有柴油机作动力的，也有人工的，拉着上游的木材、瓷器、瓦盆、瓦罐、竹子之类的东西，沿着河往下走。看着他们悠闲的样子，我好生羡慕，觉得当个摆渡人是个很惬意的事，老想着有机会能跟着他们，走出河湾，走向远方，看看小河流了多远，看看小河外面的世界是啥样子。可惜的是，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，等我长大了，小河里除了挖沙船，早就没有了小木船的身影。我在想，他们这些跑船的人停了下来，都隐居在哪里，难道他们都忘了一路向东的快意。

不过，我的内心还是钦佩摆渡的二大爷，他同样因为修了桥而失业，可他并

没有离开，依然守着渡口。他的世界里，船就是他永远的人生码头，那里有他的青春，有他的爱情，有他的喜怒哀乐，有他的一路向东的河水，这是他的魂……

每每，看着他孤单的身影，在河里撒网，我都有一种失落的感觉，人一旦选择自己谋生的手段，他就把他看作是自己一生的饭碗，就如这向东流淌的河流，执着地流着，一点都不会回头。

小河弯弯向东流，好多年轻人，也顺着河水流走了，他们牵着河水的手，到外面闯世界，找到了自己喜爱的工作，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另一半，找到了远离乡村的生活。再回来的时候，他们逆流而上，把外面的精彩一件一件地打包，一起拉回家，给家里的老人们带去欢乐和幸福。

其实，我对小河是有着特殊的情感的，它不仅是我们祖祖辈辈的母亲河，还是我们童年的乐园。村子里的男孩女孩，都因为这条河，成了游泳健将，一个个锻炼得可以来回自由地往返于小河两岸。说来奇怪，多少年了，竟没有

一个小孩因为学游泳而被淹死，老人们说，这条河是最温柔的，带着情感的，有浓浓的人情味！

可不，它一路向东，带着不同地域的气韵，把清纯和醇厚溶于其间，为两岸的农作物灌溉提供了充足的养分，甘甜的河水不仅可以吃，还是村子里最大的农业保障。

上大学的时候，母亲把我送到村口，把凝结着小河河水精华的馒头塞到我的背包里，他怕我路上饿，作为我的干粮带着。那一刻，我的心里直发酸，这满满母爱的白馒头，让我一生难忘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母亲馒头的滋味时常出现在我的梦中。

转身的那一刻，我看着东流的河水，心存感激。

小河弯弯向东流，“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”，它一路向东带走母亲多少思念，带走摆渡人多少青春和汗水，河水的柔牵绊着村子里所有人的目光，牵绊着岸两边宽大的韧性，注入大海，在博大的海面上咆哮……

难忘的乡情

□沈宏胜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，但每个人对乡情的眷念都有不同的感怀。我对故乡的眷念，至今还难以忘却。

那还是60年前的事。记得，母亲说，外公从安徽无为来到我家，父亲专门从一治食堂买了一大碗米饭给外公吃。可外公事后说我父亲小气，大桌上的藕没有给他吃。对此，父亲觉得委屈，那时候的米饭多珍贵啊。母亲得知外公去世，带着我回家奔丧，半道上下起了大雨，母亲就把我装进袋子里，背着我回到了外公家。没有见到外公的面，母亲嚎啕大哭。记得外公家后门种了一棵柿子树，我爬上去摘了一颗，外公说柿子还没有熟呢，不能吃。1967年的夏季，学校放暑假，母亲就带我去无为为县。母亲是在无为县出生，后来出嫁到安徽繁昌三山乡。在回无为之前，母亲先带我乘坐长途汽车到繁昌三山乡，母亲的小姑在那里，铜陵到繁昌只有70多公里，可汽车要行驶3个多小时才能到。那时候的公路弯弯曲曲，坑坑洼洼，汽车是一路颠簸。

在小姑奶奶家，我们落了脚，与我一样大的表舅，早上带我到镇上的街头掏猪粪。有一次，我打了小表舅，回到家小表舅告状，小姑奶奶很客气地说，你不能打小表舅啊，小表舅老实。的确，小表舅老实，直到成年后还是那样不多话。在小姑奶奶家，我与村里人也混熟了。村里的家门口都有小池塘，我就到村里人家借钓鱼竿。他们都很客气，也愿意借给我用。钓到几条小鱼，我竟不知什么鱼。像鲢胡子一样的鱼，村里人说“讨债姑”。因为嘴大，酷似鲢胡子。那时候村里的空气新鲜。时间稍微长一点，我与村里的小伙伴也熟悉了，他们去放牛，我也跟着去，还学会了放牛的口诀。催促牛前行时叫“牵着”，让牛停下来叫“瓦着”，牛拐弯行走叫“撒着”。我的母亲是个热心肠，在三山还有结拜的姐妹，母亲让我叫她姨娘。在姨娘家里，姨娘也很热情，我们住了几日。姨娘的小女儿还带我到田里摘棉花。姨娘有一个儿子当兵去了，儿媳陪伴她们身边。过了几日，母亲带我回她的老家无为。母亲的五姑接待了我们。可能是住在圩区，一眼望去，能看到十几里路远，到处都有金黄色，五姑奶奶家门有一条长河。五姑奶奶有三个儿子，大儿子叫修文，二儿子就修武，三儿子叫修义。三表舅和三表舅母去河上放卡，我就坐着小渔船。一边看他们放卡，一边用手划水。水很清澈，手在水里感觉舒适。闲空的时候，我还拿着小钓竿在河边垂钓。

1976年，我随着表姨娘回无为，村里还点着煤油灯，到了晚上天上没有月亮，外面是一片黑。没住几日，我已不习惯了，觉得太无聊了，想着尽快回家，我母亲的小婢不愿意让我走，我就不辞而别，等走了一段路，想起来随身携带的东西丢在了小婢奶奶家，我又转了回来。见我执意回家，我的叔爷把我送到了码头，嘱咐我要常回家看看。

如今，老人们都不在了，家乡还有我的亲戚，真的想回家看看，家乡还是那样的吗？

五元钱的汇款单

□王祥龙

现在的孩子在外地上大学，父母定期或不定期地寄去生活费，是非常正常也很必要的事情。可是，40年前，我们上大学那会儿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收到家里的汇款单。很多人都和我一样，开学时从家里带来一个学期的生活费用，平常就不再需要家里寄钱了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无论城市还是乡村，普通人家的生活状况差别不大。师范类高校，学生百分之七八十都来自农村，生活条件基本接近。那时候我在安徽师范大学读书时，学校每月都会给学生发放生活补贴（饭菜票），吃饭不是大问题。日常需要花钱的地方，主要是买书和日常生活用品。像我们这样不太讲究穿着和仪表的乡下孩子，衣服都很少买。有时候同学之间还换衣服穿，说句实在话，那时候我们上大学生活上只求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，衣食无忧，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开支就行，其他的一切都是不值得太操心的小事。

需要补充说明的是，1979年前后，我的生父错划右派问题得到纠正平反后，有关部门给我家补发了很少的一笔钱。当年我还小，不太清楚也不过问这些事。只记得在铜陵中学上高中时（大约是1980年），母亲给我看过一个存折，说上面有1200元钱，是父亲平反后补发的。母亲明确说，这个钱就单独给你留着，做你读高中和以后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。记得当时母亲给我买了几件新衣服，包括过冬的内衣等。高中加上补习一年一起三年所花的费用，估计也都是从这里面开支的。

那时候我高中还没有毕业，对这些也不太上心。后来想想，当时大姐二姐都已经先后出嫁成家了，大妹妹主动提出不再读书回家务农，和继父一起下地干农活。只有我和同母异父的小妹妹还在继续读书。那么，将生父落实政策后补发的这笔钱单独存下来，专款专用，用在我读书学习和生活开支上，是名正言顺说得过去的正当理由。

在这种特殊环境下，我在芜湖读大学时，每年开学我都是一下带走一个学期的生活费用，每学期

大约100多元，每年总共200多元不到300元。粗略算了一下，我上大学四年的总开支应该在1000元左右。当然，如果把三年高中期间的花费加在一起，我从高中到大学的总体费用，肯定会超过母亲当年给我看过的那个存折上的1200元。在大学读书时，除了吃饭不需要自己掏钱，每年从家里带去的200多元，平均分配到每个月，节省着用也勉强够了。

大四时，各项开支不可避免会有所增加，特别是为考研准备的复印资料和相关书籍开支，也需要一些费用。于是，我在给当时读初中的妹妹写信时，提到了希望母亲能给我寄一点钱过来，用于购买学习资料。不久后，我果然收到了大学4年期间唯一的汇款单，金额是5元钱的汇款单！

平心而论，那时候，物价低，总体消费水平不高。班里的同学偶尔收到家里来的汇款单，金额也不是很大，10元、15元的很常见，超过20元的就是一笔巨款了，其他同学发现是要起哄要求请客吃饭的。但是像我这样，收到的是一张仅仅5元钱的汇款单，不仅是班级和系里，整个学校都可能寥寥无几。

从班级负责信件收发的同学手中，拿到这个5元钱的汇款单，我顿时百感交集，内心深处波涛汹涌。那种羞愧、郁闷、伤感、悲凉的复杂心情，一起涌上我的心头，千言万语都难以尽说。

2022年1月8日凌晨，母亲去世了，终年93岁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姐弟一起为母亲守灵时，儿子提到了奶奶当年在县城街头卖烤山芋，给我付大学期间生活费的往事，让我们一下回忆起了当年很多不堪回首、令人悲伤难忘的经历。我当时补充说了这个5元钱汇款单的故事。这些几十年前的陈年往事，如同刀子一样刻在我们的内心深处。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们在我们的记忆里渐渐淡去，如今的富足生活也不再让我们为基本的生活问题担忧，但每每想起这些点滴往事，内心仍然会隐隐作痛，伤心落泪。

那些渐渐淡忘的陈年往事，正如同结痂已久的疤痕，虽然不再有当年的痛感，但一看到它，总还会让我唏嘘不已，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深入骨髓的伤和痛。

我去江西省兴国县三僚村，那儿的人告诉我，这个偏僻小村，却是远近闻名的“豆腐村”。还说，当地的豆腐，味道独特，白嫩细腻，滑溜香甜。说这里的水，含有多种矿物质，所以做出来的豆腐，与众不同，味美可口。当地人，做豆腐很讲究，浸豆前把壳筛净，做出来的豆腐，才滑腻清爽。豆浆，必须熬开，才没有了生豆味。在熬浆放石膏前，要反复冲浆，把豆泡彻底清除，豆腐做出来后，细嫩有韧性。特别是，上浆后，榨水要恰到好处，榨得太干豆腐板结，吃时没有滑感。反之，水分太多，一下锅就烂得不成形，口感自然不好。有人说，三僚豆腐，味道不错，源于自然灵气，更是人的爱心，千年酝酿，才出了那香气，那味道，那吃的口感。

我太太，也是吃豆腐和做豆腐菜的高手。她将吃剩的面包、馒头、胡萝卜，加上豆腐片、芝士片和洋葱，做成“豆腐芝士三明治”。这另类吃法，变废为宝，味美赏心。太太说，这样吃豆腐，寻找到了生活的和谐，有相濡以沫的味道。我记得，我第一次吃韩式辣酱豆腐，是太太带我去韩餐馆。这道菜，将豆腐在中火里，煎至两面微黄时捞出装盘，用葱姜末炆锅炒猪肉末，放入韩国辣酱和少许水，炒出浓稠的汤汁，浇在豆腐上，即成菜。太太说，这是幸福的味道，有人称它“爱情幸福菜”。

我听了，情不自禁地偷着吻了太太一下。聪明的太太，马上说，我被吻了一次豆腐了！但是，白马王子的吃，有本真的豆腐味道，她笑纳了，那是香甜幸福的爱情味道，意味深长，天长地久。

爱心豆腐

□鲍安顺

老爸做菜好吃，我爱吃，至今口留余香。老爸做鳊鱼豆腐，汤鲜美，粘稠稠的，沾嘴，浓鲜，劲儿足。记得全家人，聚在一张八仙桌上，津津有味地争着吃豆腐，那豆腐好吃极了，饱吸浓汤，鲜爽至极，从嘴里到心里，尽是鳊鱼的鲜美。鳊鱼肉，最后吃，那鱼鲜美，渗透到了豆腐里，连豆腐汤，也比鳊鱼肉鲜美足。最后，用汤泡饭吃，拌面条吃，在口中，呼啦呼啦的。那一大锅鳊鱼豆腐，风卷残云，一扫而空，彻底被我们消灭干净。

吃过许多豆腐，山南海北，各色风味，让我的味蕾麻木不仁。可是，念起儿时，老爸做的鳊鱼豆腐，舌根生鲜，亲情浓郁，回味无穷。我想，豆腐作为家常菜，让老爸做的，寻常里有不平常，朴素里有温馨，就像他的爱，余香四溢，铭心刻骨。有年冬天，老爸带我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在那儿吃“老干妈豆腐饼”，用了老干妈豆豉酱，加鸡蛋、面粉、胡椒粉、花椒粉、葱末、食用油，在平底锅里，火文烙，做成两面金黄的小饼子，荷包蛋形，有人称它“心形豆腐饼”。当时老爸对我说，这种豆腐饼，吃得是“老干妈豆豉酱”的风味，至于豆腐是什么味道，已经不重要了。我听了，反驳老爸说，如果没有豆腐，老干妈的饼子，能这么鲜香可口吗？

老爸听了，既惊讶，又激动。他夸奖我一番后，告诉我，豆腐是极好的食材，它本无味，但是与众多的食料、佐料，配在一起时，味道大变，丰富多彩。那味儿，并不只是配料，或者伴烹食材的味道，它有了异乎寻常的风味，就像你看生活，五味杂陈，也简简单单，在乱象里见万象。我说，我听不懂。他听了，眼睛一亮后说，一碗清水豆腐，需要一口锅，将清水烧沸，投入白玉似



远方

李海波 摄

冬天的诗行

□涂启智

尽管正午沐浴阳光，保暖衣搭配外套，额头还微微冒汗，但在早晚，已是寒气逼人。

冬意渐浓。蛙鼓蝉鸣退隐到千山万水之外，秋虫呢喃渐行渐远。霜降过后，山川日益消瘦，树木删繁就简。

夜晚的乡村万籁俱寂。万里霜天，无限辽阔，所有走动、爬行、飞翔、遨游的生物，似乎都销声匿迹无影无踪。人类恒定是世间最灵动的风景。房间里，灯火闪烁，人们或闲聊，或走动，或消遣，或沉思……为寂寥冷清的冬夜平添几分活泼生动的色彩。

秋天是恬静的，冬天恬静非常。就像一条河流，经过瀑布般的跌宕，九曲回肠般的起伏，终于转入一马平川地带，奔腾暂时划上休止符。仿佛一地庄稼，在火热的季节充分吸收阳光雨露，尽情释放生命芳华，而后颗粒归仓，在光影深处静默。又好比一个人，经历“熊孩子”岁月的闹腾捣蛋，以及青壮年时期的纵横捭阖乃至叱咤风云，而后归于平静，归于寂然，归于云淡风轻……

“动若脱兔、静如处子”。动有动的美，静有静的美。动静结合才是完整的生命。人类是这样，大自然如此，万事万物亦然。假如没有冬天的沉潜和孕育，新的希望和幼芽又如何能在下一个轮回破土重生？

冬意浓。老北风呼啸而来，如同看不见的潮水，漫过高山、平原、河流，还有城市和村庄。有些瘦弱的植物或灌木在寒风中颤抖，甚至歪歪倒倒；那些粗壮高大的乔木，昂首向天，就算凛冽的西伯利亚寒流来袭，也只能绕道而行。

天边的云呈现土黄色，有时是暗红色。上了年纪的人说，这是雪已经在路上的征兆。

公鸡打鸣的热情降至谷点，柴狗也变得慵懒，叫声稀少。自来水管的

水，已经冻手。直接用自来水洗脸，就像注射一剂清醒剂，寒意电流一般传遍全身。

虽然冷风扑面、寒气嗖嗖，但人们并未像青蛙、蟋蟀等动物那样进入冬眠。从南到北，到处仍见活力涌动，生气勃勃。别说南方的冬天温暖如春，爱俏的靓仔靓妹们，每天盼着气温降一些、再降一些，甚至梦想湖南的雪飘到广东，以便让轻柔的羽绒服还有时髦的马靴“拉风”登场。就是在冰天雪地的北方，哈尔滨冬泳的健儿总是生龙活虎，令寒冷退避三舍；查干湖的“冬捕”如火如荼上演，那些憨厚壮实的关东汉子，赶着马、拖着犁耙、拉着网……穿过苍凉的原野，直奔与云天相接的冰面，“嘿嘿嘿”的劳动号子高亢激越，响彻云霄。

孩子们好像一点儿也不怕冷。屋内生着炉火或是开着暖气，他们偏偏要在天寒地冻的野外嬉戏玩耍，不亦乐乎。尽管小脸冻得红扑扑的，鼻子也红得可爱，他们依然不停地追逐、奔跑、嬉闹，或是滚雪球、堆雪人、打雪仗……欢快的笑声四处回荡，传送到很远的地方。

记得我小时候，冬天奇寒无比，屋檐挂着一尺多长的“凝冰钩儿”（冰凌）。堰塘结冰砖头般厚，村妇们去堰塘洗衣，一手提着篮子，一手拎着锄头，要将厚厚的冰面砸开一个大洞才行。一群身着破棉袄的熊孩子，于堰塘自由自在滑冰，眨眼间，从这头儿“咻溜”到那头儿。面对淘气的孩童，冬天竟然无可奈何，寒流亦受到感染。

三九寒冬，无疑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场考验。置身冰雪季节，人类从来没有退缩，一次次将“鹰击长空，鱼翔浅底，万类霜天竞自由”的精神气概发挥到极致。

如今，乡村早已接通自来水。在严冬时节，村妇们堰塘洗衣已成传说。孩子们亦不再堰塘滑冰——这不单是堰塘结冰没有从前那样厚，更因他们有了更多的、安全的健身玩耍方式。

雪，是冬季最美的诗章。它在浩渺的云端酝酿腹稿，而后铺开山川大地的信笺，以潇潇洒洒的风格，写下纷纷扬扬的诗行，将美轮美奂的主题演绎到淋漓尽致。

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雪夜，可以温酒，饮酒。可以独饮，也可邀好友或芳邻对饮。独饮有独饮的妙处，对饮有对饮的乐趣。

“白雪纷纷何似？”未若柳絮因风起。“雪夜，也可诵读。雪夜开卷特别有诗情画意，也最易抵达“得意忘形”境界。浸润于华章美文，重温发生于雪天里的传世典故，不禁心驰神往，宠辱皆忘。在心游万仞、精骛八极之际，不知今夕何夕，忘却春夏秋冬，只觉身心通泰，悠悠然之间，世间一切美好在眼前载歌载舞。

冬意浓，草木山川涂抹一层凝重的颜色，白雪皑皑之下，万物正卧薪尝胆、蓄势待发。这个季节，我们仍然可以走向无边的旷野，感受冷到极点的韵味，并与严寒握手言和，昂首向着天空，唱一曲温暖的春之歌……

